

閩南語、客語兩種漢語及約二十種南島語，依拙著〈台灣的語言戰爭及戰略分析〉(1994)所述是經過三四百年的競爭，弱肉強食、爭奪地盤，造成現在「多語分立」的局面。各語之間絲毫沒有融合的現象，頂多只有詞彙的借用罷了。可是閩南語漳泉方言之間卻融合為台灣新方言。這篇文章將從語言類型地理學的觀點來探討漳州腔和泉州腔在台灣融合為一個新方言的機制。

我們對台灣閩南語的全面調查即將完成，依我們的調查資料可以做上述的判斷(詳見龔煌城、洪惟仁 1989, 1992, 1993, 1994 的調查報告及洪惟仁 1989.10〈台灣諸語言之分佈與融合消長之競爭力分析〉)。因此高雄的漳泉融合可以作為台灣優勢音漳泉融合的一個典型例子。

台灣閩南語源自漳州方言和泉州方言，漳泉兩系方言在台灣共處一地，必然也要競爭的。早期漳泉間發生嚴重的分類械鬥——「漳泉拚」，可以理解為漳泉兩方言的「地盤」爭奪戰。通過械鬥把不同方言的人驅出地盤，可能使得地盤內的方言更加純粹。不過漳泉械鬥只是一時現象，三百年來，漳泉之間和平相處是正常現象，所以台灣閩南語總的趨勢是漳泉融合，就是通常所謂「漳泉濫」或「不漳不泉」。以下就漳泉融合現象作一介紹。

(一) 原鄉的閩南方言

台灣鶴佬人的祖先多半來自閩南的漳州、泉州，漳泉二州的方言雖有些不同，但基本上溝通沒有困難，我們將之定位為鶴佬語漳泉系方言。漳泉系內部方言溝通沒有困難，但和潮汕系、瓊雷系方言溝通便有困難，尤其跟瓊雷系根本無法溝通。台灣除了漳泉系方言之外，沒有發現過其他系的鶴佬語或閩語方言的分佈區。

漳泉之間音韻系統不太一樣，主要的差異如下表(符號 — 表無此音， / 表漳州或泉州內部有方言差， () 內指其次方言區位)：

	漳州	泉州
1. 入字頭	dz	dz(山)/l(海)
2. 嘉字母	ɛ	e
3. 沽字母	ou(南)/ɔ(北)	ɔ
4. 雞字母	ei(南)/e(北)	əe(山)/ue(海)
5. 居字母	i(大部分)/i(詔安)	i(大部分)/i(晉惠)/u(同安)
6. 科字母	e/ue	ɔ(大部分)/e(晉惠同安)
7. 陽上	歸陽去	22(海)/歸陽去(山)

以上所列都只是漳泉間音系上的主要差異，但漳州、泉州內部還有方言差，漳州系方言可分為北片、南片，界線不明顯，大抵南靖、龍溪、海澄以北屬北片，漳浦以南屬南片，北片較接近泉州腔，南片較接近潮州腔；泉州系方言可分為海片、山片，泉州市、晉江、惠安及南安、同安靠海地帶屬「山片」；德化、永春、安溪及南安、同安靠山地區屬「山片」，不過界線也不明顯。大體上說漳、泉二腔各可以再分為二區。

再細分的話，差不多各縣都可以自成一個方言區，縣內各鄉鎮又有細節的差異，大概每一個鄉鎮都可以再分出方言區，閩南的方言區和行政區域比較一致，但也不是說完全一致。總之閩南語方言錯綜複雜，方言分區頗費周章，但和地形區隔、地緣關係總脫不了關係。

(二) 台灣的「漳泉濫」

明末清初以來是閩南人民大遷徙的時代，由於廈門市的形成和台灣、南洋的移民，漳泉兩系人民在廈門及各地移民區互相混居，方言互相融合，產生了種種不同配方的混血方言。這些混血方言不漳不泉，亦漳亦泉，兼具漳泉兩腔的特色，在台灣謂之「漳泉濫」(ciang1 cuan5 lam7)，「濫」是混合的意思。不過實際上，漳泉混血不同於物質的混合，而較類似生物的遺傳，就好比夫婦結婚，生了許多孩子，兄弟姊妹臉形都有一點相像，看出是同一對父母所生，但是每一個人的臉形又都不同，有的較像爸爸，有的較像媽媽，有的又像爸爸、又像媽媽，這些孩子的臉形不是父母的臉形的混合，而是從父親或母親那兒，繼承了許多遺傳成分，有機地重新組合。

台灣的「漳泉濫」就像這個樣子。台灣閩南語和原鄉的閩南語溝通毫無問題，但台灣的閩南語方言細分起來不止一百種，這些方言有的較像漳州音、有的較像泉州音、有的又像漳州音又像泉州音，所以我們將台灣的閩南語方言分為「偏漳腔」、「偏泉腔」、「混合腔」三種。台灣閩南語沒有一個方言是純粹的「漳」、或純粹的「泉」，只有「偏漳」或「偏泉」之別，閩南語融合得太厲害，就看不出是「偏漳」或「偏泉」，我們謂之「混合腔」。名稱不一定恰當，總之這裡所謂「濫」、「偏」、「混合」都包含了「融合」或「混血」的意思。

台灣的方言分佈參見筆者所繪〈台灣漢語方言分佈圖〉(洪惟仁 1992.2)(見附圖)，這個圖是根據筆者於 1985-1988 年所做約二百多個方言點的調查資料所做成，調查點在增加之中，細節上應隨時修正，不過大體上是沒錯的。這個圖只處理社會使用的語言，至於侷限家庭內少數人使用的語言或方言不予處理。所以在表上看不出客家語言島，更沒有平埔族語言島，因為那些語言島已經在社會上消失了。截至目前我們調查所發現客語區內唯一的語言島是桃園縣新屋鄉客語區內的大牛欄閩南語語言島。

現在就以上所提供的地圖說明如下：

1. 「混合腔」主要分佈在嘉義以南的平原區，這個區內當然也可以再細分為許多次方言，不過次方言之間，差異性都不太大，而共同性很大。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色，就是闌以判斷屬漳屬泉。譬如台南市〈入〉字頭唸 1-，很像泉州腔，不過〈薑〉韻又唸 iɔ̃，明明是漳州腔。像這樣的方言，我們無法歸入「偏漳腔」或「偏泉腔」。

2. 嘉義以北漳泉界線逐漸分明，「偏泉區」分佈在台北盆地和西部濱海地帶，「偏漳區」主要分佈在台北盆地外的濱海地帶，及中部的內陸地區。

台灣中北部漳泉界線分明而南部則為「混合區」，原因可能有幾個：

- (1) 南部開發較早，北部開發較遲；
- (2) 南部多平原，北部地形較複雜；
- (3) 台灣的漳泉分類械鬥，清初多發生在北部，乾隆以後幾乎都在中北部，通過械鬥漳泉籍人互相把籍外人清除掉，使得方言更純粹。

3. 台灣閩南移民的職業，漳州人以務農為主，泉州人以漁、商為主，此所以偏漳腔多分佈在平原，偏泉腔多分佈在海邊，而都市口音偏泉、鄉下口音偏漳的緣故。但泉州腔也有分佈於平原或山區者，這些都是泉州山區的安溪人、永春人、南安人所帶來的山區泉州腔，譬如台北盆地及其南胛地帶，彰化的溪湖、芬園，雲林的元長、褒忠。另外嘉義的蒜頭、台南的後壁也有安溪腔的味道，不過現在已經很淡薄了。

4. 台灣閩南語是一個漳泉融合方言，不但混合腔的方言是漳泉渾然融合了，任何地區都是漳泉腔互相滲透的，至今我們尚未發現一個純漳或純泉的方言。不過台灣閩南語方言「融合」有兩個層次：

(1) 初期的融合在各個較小的區域內進行，因而產生了許多大大小小口音不同的兄弟方言。這些方言因為當地人祖籍來源不同、及區域環境的影響，漳泉各種方言成分的「配方」不同，雖然同為「融合方言」，不過各個方言各有自己的特色。譬如同為「偏漳腔」，南投和宜蘭就有很大的不同；同為「偏泉腔」，方言更是五花八門；同屬「混合腔」，台南和高雄也有一些不同。比較起來，偏泉區內的方言最複雜，混合區內的方言較單純。說到台灣閩南語到底融合出多少方言，依不同的標準可能有不同的分法，依目前筆者所做的調查，初步估計約有一百個左右。

(2) 從整個台灣的觀點來看，所有台灣閩南語方言的發展有一個共同的方向，筆者稱之為「台灣優勢音」。這個台灣優勢音一般人都可以感覺出來，尤其是閩南語演員往往能夠領會，在演戲的時候隱藏了自己的方言，而以台灣優勢音發音。如果我們依各個詞彙或音類製作方言地圖，我們即可發現，所謂「台灣優勢音」都佔著最大的分佈範圍。換一句話說，「台灣優

勢音」就是台灣大多數人使用的詞彙或音讀。

「台灣優勢音」可以說是南部「混合腔」發展到全台灣的表現。隨著台灣交通的發達、人口的流動、通婚、都市化、傳播發達等種種影響，台灣方言的「融合」會更迅速地繼續進行下去，「台灣優勢音」正在全台灣醞釀之中，它是一種強烈的趨向，整個台灣的閩南語都正急速地向台灣優勢音靠攏，這個趨勢發展下去，會漸漸擴大分佈範圍，成為絕大多數的人共同使用的方言，反之非台灣優勢音會漸漸縮小分佈範圍，終至於消失。目前「偏漳腔」、「偏泉腔」雖仍存在，但是調查發現所有的方言特色都在急速褪色中。

如果我們以台灣優勢音為標準比對台灣所有閩南語方言，我們發現「混合區」內的高雄縣、高雄市、屏東縣、台東縣和台灣優勢音最一致，也可以說這個地區的方言融合得最徹底。如果將來台灣優勢音果然成為台灣統一共同方言，那麼以高雄為首的這個融合方言就是台灣優勢音的先趨。

5. 漳泉在台灣融合而成的「台灣優勢音」，同類字的音讀大部分有一定的選擇，要從漳州音，則音類的字都會唸漳州音；要唸泉州腔則都讀泉州腔，只有少部分音類漳泉參差採用。以高雄縣方言(參見洪惟仁《高雄縣的閩南語》)為代表，和漳州音、泉州音作一個比較，可以了解台灣優勢音從漳抑或從泉，是依循著人口競爭力及語言簡單化兩原則發展。

(1) 依上(一)節中所列的漳泉差和台灣優勢音作個比較：

A 組	漳州	泉州	台灣優勢音
1. 入字頭	dz	dz(山)/l(海)	dz/z
2. 陽上	歸陽去	獨立(海)/歸陽去(山)	歸陽去
3. 陰陽去本調	分立	混同(海)/分立(山)	分立
B 組			
1. 嘉字母	ɛ(特有)	e	e
2. 科字母	e/ue	ɔ(特有)	e
C 組			
1. 沽字母	ou(南)/ (北)		ɔ
2. 雞字母	ei(南)/e(北)	əe(山)/ue(海)	e
3. 居字母	i/i(詔安)	i/i(晉惠)/u(同安)	i

以上 A 組字屬於泉州方言內部有次方言差的音類，其中有一種音讀漳州話也那麼說。這表示那樣的音讀，在閩南地區的使用人口多或流行，而泉州話特有的音讀使用人口少或不流行。比較台灣優勢音，發現台灣優勢音所採用的音讀在閩南地區已經屬於較流行的前者。譬

如〈入〉字頭，漳州全部唸 dz（音值上 dz/z 皆有或皆可），泉州海片唸 l-，山片唸 dz-，台灣偏漳腔、混合腔全部唸 dz（或 z），偏泉腔屬泉州山片如上節 3 所舉的台北、溪湖、褒忠的安溪腔等都還保持 dz 音讀，甚至有些屬同安腔的，如新竹方言的老派仍唸 dz。也就是說台灣優勢音接受了較流行的音讀。這一個結果正適用了語言競爭原理的人口原則。

B 組字的音類屬於漳泉音讀不同，其中一種音讀為某州音系中特有而為他州的音系所無，這表示那樣的音讀他州人學習困難，另外一種音讀在漳泉音系中都有，這表示他州人學習起來沒有困難。在台灣競爭的結果，學習沒有困難的音讀排斥了學習有困難的音讀。譬如漳州的 ε, ou, ei 為泉州音系中所無，泉州 ə, i 為漳州音系中所無（i 只有詔安等極少數的漳州方言所有），而 e, i, ə 為漳、泉所共有。台灣優勢音中凡特有的音都被揚棄，同一類的字採用了後者的音讀。這是適用了簡單化原則。

C 組字兼含有 A 類 B 類的性質。譬如〈雞〉字母的字共有四種音讀，漳州及泉州山片都唸開口音，只有泉州海片唸合口音 ue，因此合口的 ue 讀遂被台灣優勢音所揚棄；而漳州的 ei 讀或泉州的 əe 讀都是他州音系中所無，因此也被台灣優勢音所揚棄，台灣優勢音〈雞〉字母的字類唸 e 成為必然的選擇。這是同時適用了人口原則以及簡單化原則。

6. 我們在討論台灣閩南語方言的形成時一直不曾提到廈門音，這是因為廈門方言和台灣方言屬於旁系親屬關係，而非直系親屬關係。廈門和台灣雖然都是一樣的「漳泉融合」，並且其形成的時間和台灣一樣都是清代以來的事，不過兩者是同時在不同的地區進行，台灣的閩南語沒有發現直接傳自廈門的方言。所以我們在討論台灣閩南語方言的形成時，可以不必提及廈門方言。

在漳泉系方言之中，廈門和台灣是最接近的兩個方言，廈門和台灣優勢音的音韻系統幾乎完全一樣，音值也很相像，台灣人在廈門或廈門人在台灣幾乎感覺不出甚麼「口音」。只是某些個字類兩地的音讀不盡一致，這是因為廈門市屬都會區，都會區泉州人較多，方言也較偏泉。所以廈門和台灣優勢音比較起來，廈門偏泉，台灣偏漳。(1)

雖然說台灣是「漳泉融合」，但這並不等於台灣方言是現代漳泉方言的兒子，所有現代閩南語都是兄弟方言。所謂台灣方言源自「漳泉」指的是古代的漳州方言、泉州方言，而不是現代的漳州方言或泉州方言。閩南的現代閩南方言和台灣的現代閩南方言自來是各自發展的，尤其自一八九五年台灣割讓日本以後，台灣方言和閩南方言逐漸遠離，台灣方言摻入了一些來自日語的外來語，閩南方言則有一些來自南洋或香港的外來語。戰後閩南與台灣同樣受到華語極大的影響，兩地又當時摻入了許多華語詞彙或語法成分，不過現代閩南方言吸收的對象是中國的普通話，台灣閩南語吸收的對象是台北華語。比如閩南語共同詞彙謂妻為「某」，但台灣話從日語吸收了 ok₃ sang₁₁ (□□□□，尊稱夫人之意)一詞，又從台北華語吸收了「太太」（常稱妻子之意）一詞；閩南話則從現代普通話吸收了「愛人」一詞。

台灣話和閩南話既然是同時在不同地區各自發展的兄弟方言，他們各自的語言成分在發展的過程中必然各自有所「揚棄」、「傳承」或「創新」，所以兩地語言成分的不同可以說是表現了文化發展的方式不同，也可以說是各自的「揚棄」、「傳承」或「創新」的選擇方式不同。

任何現代方言都不可能完全保存古代方言的全部，可是任何現代方言都可能保存或多或少其他方言已經消失的古代祖語成分。台灣閩南語雖是移自漳州、泉州，但也很可能保存了現代漳泉方言已經消失的古代漳泉方言的語言成分。

比較現代台灣、閩南的方言資料，譬如台灣的偏泉腔方言和閩南的現代泉州方言，當然現代泉州方言比台灣泉州腔傳承了較多的古代泉州方言成分，不過我們卻發現台灣的泉州腔仍然保存了一些閩南語泉州方言已經消失的語言成分。比如前面提到的〈入〉字頭，根據周長楫（1986）〈福建境內閩方言的分類〉，現代泉州方言已經全部歸〈柳〉（l-），dz- 的聲母成分消失了，可是根據筆者的台灣閩南語調查資料，這個 dz- 聲母仍然普遍保存在來自安溪一帶的泉州山片方言後裔（如台北盆地南舷地帶）、或部分同安方言的後裔（如新竹老派、淡水鄉村方言）；又如《彙音妙悟》的〈雞〉字母字，根據上列資料，現代泉州方言全部唸 ue 了，可是在台灣的泉州山片方言後裔的老派仍然普遍保存著 əe 的音讀（周長楫（1986）的資料是「城關」方言，據汐止李尙賢先生前往安溪訪問發現鄉下仍有 -əe 的韻母）。根據《彙音妙悟》（1800）的許多歷史文獻，我們確定 dz 或 əe 音讀是古代泉州音，部分台灣偏泉腔保存了泉州已經消失的泉州古音。（2）

結論

在台灣的語言戰爭史上，兩種語言的戰爭往往是遵循著「弱肉強食」的語言進化原理，在無限接觸之後，強的語言把弱的語言消滅掉。譬如漢語消滅了平埔語，閩南語消滅了福建客語都是赤裸裸的例子。但是當漳州、泉州兩個勢力相當的方言在台灣無限接觸的結果卻互相融合為一個新的混合方言，就是「不漳不泉、亦漳亦泉」的「台灣話」。台灣的方言沒有純粹的漳，也沒有純粹的泉，都是「漳泉濫」，但是混合的程度有深有淺，北部漳泉未完全融合，有「偏漳腔」、「偏泉腔」，而南部則完全融合為「混合腔」，以高雄方言為代表。比較高雄方言和閩南方言，發現漳州腔和泉州腔融合為高雄方言是遵循著兩個原則進行：

- 一、人口原則：在閩南分佈較廣，即佔優勢的音讀，為高雄方言所採納。
- 二、簡化原則：漳泉之間互相沒有、而難以學習的音讀，為高雄方言揚棄。

前者遵循的是語言戰爭一般的競爭原理：人口競爭力強的消滅了人口競爭力弱的。這個研究顯示，語言競爭原理不但適用於語言之間生死存亡的戰爭，也適用於方言間詞素的音讀差的競爭，當然我們相信也適用於所有語言成分如詞彙、語法的戰爭。

其次，音素發音的難易是主觀的，世界上沒有真正困難發音的音素，但有些音不太普遍，如

果別的語言沒有同樣的音就很難學習。漳泉之間正有一些對方音系所沒有，而難以發音的音，如漳州的 ϵ 和 泉州的 α, i 便是。這些音在現代台灣優勢音優勢音都被揚棄了。

【註解】

- 1 參見洪惟仁(1992)〈台灣音與廈門音異讀與中古音的對應關係〉。
- 2 有關古泉州音系參見洪惟仁 (1990.8) 〈《彙音妙悟》的音讀——二百年前的泉州音系〉

參考書目

【辭書】

閩南語辭書

- 黃謙 1800 《彙音妙悟》 版本甚多，筆者所見最早為道光辛卯（1831）年薰園藏版「增補彙音妙悟」；其次為光緒庚辰（1880）年綺文居薰園藏版「增補彙音妙悟」；光緒癸卯（1903）年福州集新堂本「詳注彙音妙悟」；光緒乙巳（1905）年廈門會文書莊石印本及上海萃英、大一統書局影印本；民國五十九（1970）瑞成書局手抄影印本。收入《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一冊
- 謝秀嵐 1818 《彙集雅俗通十五音》 版本甚多，筆者所見有會文堂本、慶芳書局影印本，俱不知刊年。收入《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二冊
- 廖綸璣 18xx 《拍掌知音》 刊年未詳，久佚，1979年5月「方言」2:143-154 刊載。收入《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二冊
- 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1837 "Dictionary of the Hok-keen Dial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ccording to the Reading and colloquial Idioms" 《福建方言字典》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Maccao,China.收入《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三冊
- 杜嘉德(Carstairs Douglas) 1873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with the principal variation of Chang-Chew & Chin-Chew dialects " 倫敦· Glasgow 出版。俗名《廈英大辭典》 台北古亭書局複印。收入《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三冊
- 甘爲霖(Campbell,william) 1931 《廈門音新字典》 台南新樓書房。
- 小川尚義 1907 《日臺大辭典》 台灣總督府，收入《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五～六冊
- 小川尚義 1931-32 《臺日大辭典》 台灣總督府，收入《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七～八冊
- 王育德 1957 《台灣語常用語彙》 東京·永和社，收入《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九冊
- 黃有實 1972 《台灣十五音辭典》收入《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十冊
- 中國語言學大辭典編纂委員會 1991 《中國語言學大辭典》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 Larousse Librairie 1973 "Dictionnaire de Linguistique"(□□ □言語學用語辭典)
1980 伊藤晃等譯，東京・大修館
洪惟仁 1993.2 《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十冊) 台北・武陵出版社

【方言資料】

- 小川尚義 1935 《原語 台灣高砂語傳說集》 台北・台北帝國大學語言研究室。
楊時逢 1957 《台灣桃園客家方言》 史語所單刊甲種之 22 本。
董同龢 1959 〈四個閩南方言〉 史語所集刊 30 本。
鍾露昇 1967 《閩南語在台灣的分佈》 油印本
顧百里 1967 《澎湖群島方言調查》 台灣大學碩士論文
張賢豹 1976 〈海口方言〉 台大中文系碩士論文。
藍清漢 1980 《中國語宜蘭方言語彙集》東京・□□□ □□□□言語文化研究所
何大安 1981 〈澄邁方言調查報告同音字表〉 未刊稿。
周長楫 1986 〈福建境內閩方言的分類〉 語言研究 1986.2:69-84。
李如龍、陳章太 1982 〈碗窰閩南方言島二百年間的變化〉 「中國語文」5:345-364。
李如龍、陳章太 1984 〈論閩方言內部的主要差異〉 「中國語言學報」2:93-173。
千島英一、樋口靖 1986 《台灣南部客家方言概要》
羅肇錦 1987 《台灣客家次方言間的語音現象》
雲惟利 1987 《海南方言》 澳門東亞大學出版
龔煌城、洪惟仁 1989 〈台灣漢語方言調查研究報告〉北部部份，行政院國科會「台灣地區漢語方言調查研究計畫」報告
龔煌城、洪惟仁 1992 〈台灣漢語方言調查研究報告〉中北部部份，行政院國科會「台灣地區漢語方言調查研究計畫」報告
龔煌城、洪惟仁 1993 〈台灣漢語方言調查研究報告〉中部部份，行政院國科會「台灣地區漢語方言調查研究計畫」報告
龔煌城、洪惟仁 1994 〈台灣漢語方言調查研究報告〉高雄縣部份，行政院國科會「台灣地區漢語方言調查研究計畫」報告

【論著】

一、中日文部分

- 新光社 1911 《日本地理風俗大系(15) 台灣》 東京・新光社出版
吉野秀公 1927 《台灣教育史》 台北・著者發行，580 頁
國府種武 1931 〈台灣 國語教授 變遷〉 《言語 文學》雜誌 3:51-94;4:83-119
國府種武 1931 《台灣 國語教育 展開》 台北第一教育社發行
國府種武 1936 《台灣 日本語教育 過去 現在》 台北・台灣子供世界社發行
國府種武 1939 《日本語教育 實際》 台北・東都書籍株式會社台北支店發行 542 頁
台灣教育會 1939 《台灣教育沿革誌》 台北・編者發行 正文 1098 頁，年表 71 頁
佐藤源治 1943 〈台灣教育 進展〉 台北・台灣出版文化株式會社發行正文 276 頁;年表 42

- 吳 槐 1955 〈河洛語閩南語中之唐宋故事〉 《台北文物》 第四卷第三期
- 村上嘉英 1966 《日本人 台灣 閩南語研究》 『日本文化』 45:
- 吳守禮 1970 《台灣省通誌 人民志語言篇》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出版
- R.R.K.哈特萬、F.C. 斯託克 1972 "Dictionary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語言與語言學詞典) 1981 黃長著等譯 上海辭書出版社
- 蔡茂豐 1977 《中國人 對 日本語教育 史的研究》 東京教育大學博士論文
- 湯廷池 1977 《國語變形語法研究 第一集 移位變形》 台北·學生書局
- 呂淑湘 1980 《現代漢語八百詞》 北京·商務印書館
- 洪惟仁 1985 《台灣河佬話聲調研究》 台北·自立晚報
- 村上嘉英 1985 〈舊植民地台灣 言語政策 一考察〉 《天理大學學報》 144:22-35
- 村上嘉英 1989 〈日本人在十九世紀末期對台灣閩南方言音韻的研究工作〉 天理大學學報 160:27-40
- 李壬癸 1989 〈閩南語喉塞音尾性質的檢討〉 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語所《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集刊》 60.3:179-202
- 洪惟仁 1990 〈《彙音妙悟》的音讀——二百年前的泉州音系〉 第二屆閩方言研討會論文；《台語文摘》 16:42-96 ;收入《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 pp.37-57
- 埋橋德良 1991 《伊澤修二 中國語研究》 日本長野縣·銀河書局，160 頁
- 鄭良偉 1991 〈異形語的共存與淘汰——台灣話數量詞〉 台北·中央研究院「第二屆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p.141-159
- 楊秀芳 1991 《台灣閩南語語法稿》 台北·大安出版社
- 陳章太、李如龍 1991 《閩語研究》 北京·語文出版社
- 李壬癸 1992 〈台灣平埔族的種類及其相互關係〉 台北·《台灣風物》 42.1:211-238
- 李壬癸 1992 〈台灣南島民族的遷移歷史——從語言資料及現象所作的探討〉 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通訊》 22:22-23
- 洪惟仁 1992.a 《台灣方言之旅》 台北·前衛出版社
- 洪惟仁 1992.b 《台灣語言危機》 台北·前衛出版社
- 洪惟仁 1992.c 《台語文學與台語文字》 台北·前衛出版社
- 洪惟仁 1992.d 〈台灣音與廈門音異讀與中古音的對應關係〉 《台語文摘》新 4 (總 28):40-44。
- 湯廷池 1992 〈漢語的詞類：畫分的依據與功用〉 收入《漢語詞法句法三集》 台北·學生書局
- 李壬癸 1993 〈台灣南島語言的分佈和民族的遷移〉 台北·文鶴《第一屆台灣語言國際研討會論文選集》 pp.1-16
- 洪惟仁 1993 〈大牛欄方言——台灣客語區內一個來自惠州的漳州方言島〉 香港·第三屆閩方言研討會論文。
- 石 剛 1993 《植民地支配 日本語》 東京·三元社，231 頁
- 甘于恩 1993 〈晉江（青陽）方言的輕聲〉 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第三屆閩方言研討會論文
- 高 然 1993 〈漳州形容詞的重疊式〉 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第三屆閩方言研討會論文
- 洪惟仁 1993 〈三種漳州《十五音》的音讀〉 《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 第二冊題解(p.21-44)

- 洪惟仁 1993 〈台灣閩南語方言調查的一些發現〉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田野研究通訊》27:10-25
- 陳恆嘉 1993 《日本 領台期 台灣教育 研究 一考察》台北·東吳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 中文詞知識庫小組 1993.6 《中文詞類分析》台北·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中文詞知識庫小組
- 安藤貞雄、小野隆啓 1993 《生成文法用語辭典》東京·大修館書局
- 黃宣範 1993 《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台灣語言社會學研究》台北·文鶴出版社
- 蕭宇超、吳琇鈴 1994 〈漢語輕聲的句法、語意與韻律〉新竹清華大學·中華民國聲韻學會第三屆學術研討會
- 蕭宇超、潘科元 1994 〈從語法結構看台語變調的疑難雜症〉新竹清華大學·「台灣閩南語母語學術研討會」論文。曹逢甫·蔡美慧編《台灣閩南語論文集》(1995.2:203-216)台北·文鶴
- 鄭良偉 1994 〈教學參考用的台語輕聲規律〉新竹清華大學台北·「台灣閩南語母語學術研討會」論文。曹逢甫·蔡美慧編《台灣閩南語論文集》(1995.2:259-295)
- 鄭良偉與曾金金 1994 〈聲調語言中重音的類型〉台北中央研究院·第四屆中國境內語言語言學國際研討會
- 洪惟仁 1995 〈台灣的語言戰爭及戰略分析〉台北·台灣師大《第一屆台灣本土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歐淑珍、蕭宇超 1995 〈從「韻律音韻學」看台灣閩南語的輕聲現象〉台北·台灣師範大學「第四屆國際暨第十三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論文
- 陳雅玫、蕭宇超 1995 〈閩南語重疊副詞的變調分析：從「儉儉 a」談起〉台北·台灣師範大學「第四屆國際暨第十三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論文
- 林修旭 1995 〈音節縮減？縮減音節〉台北·台灣大學「第二屆台灣語言國際研討會」論文
- 陳憲國 1995 〈台語兮入聲恰伊兮變調〉汐止·台語社通訊試刊第二期《掖種》p.4
- 董昭輝 1995 〈從閩南語人稱代詞之調型談起〉收入曹逢甫、蔡美慧編《台灣閩南語論文集》台北·文鶴出版社 pp.451-459
- 鍾榮富 1995 〈客家話的構詞和音韻的關係〉收入曹逢甫、蔡美慧編《台灣閩南語論文集》台北·文鶴出版社 pp.155-176
- 洪惟仁 1994 〈台灣的語言戰爭及戰略分析〉台北·國立師範大學《第一屆台灣本土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pp.119-158
- 洪惟仁 1995 〈閩南語輕聲及其語法、語用關係〉台北·國立台灣大學「第二屆台灣語言國際研討會」論文

二、英文部分

- Cheng, R. 1968 "Tone Sandhi in Taiwanese" *Linguistics* 41:19-42
- Cheng, R. 1973 "Some Note on Tone Sandhi in Taiwanese" *Linguistics* 100:5-25

- Chen, M. 1987 "The Syntax of Xiamen Tone Sandhi" *Phonology Yearbook* 4:109-151
- Chung, Raung-fu 1992 "Syllable Contraction in Chinese" 新竹・清化大學「第三屆中國境內語言與語言學研討會」論文
- Hsiao, Y. 1991 "Syntax, Rhythm and Tone: The Triangular Relationship" Taipei: Crane Publishing Co.
- Hsiao, Y. 1995 "Southern Min Tone Sandhi and Theories of Prosodic Phonology" 台北・學生書局
- Hsiao, Yu-chau 1995 "Postsyntactic and Presyntactic" 收入曹逢甫、蔡美慧編《台灣閩南語論文集》台北・文鶴出版社
- Hisao, Y. and Chen, Y. 1995.6 "Parameterizing Adverbial Tone Operations in Southern Min: A Semantic-Discourse Account" 台北・台灣大學「第二屆台灣語言國際研討會」論文
- Lin, jo-wang 1994 "Lexical Government and Tone Group formation in Xiamen Chinese" *Phonology* 11:237-275
- Tung, C. Jeffery 1964 "Phonology of Taiwanese as Spoken in the Kaohsiung Area (a Sketch)" *Bulletin of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9:1-10
- Tung, C. Jeffery 1968 "The Phonological System of Gaoxiung, a Min Dialect of Chinese" POLA Report 2.5 UC Berclay
- Tung, C. Jeffery 1972 "Taiwanese Tones and Taiwanized Japanese" *Papers in Linguistics in Honor of A.A. Hill*, Taipei.
- Tung, C. Jeffery 1990 "Three ways of Treating Nasality in Southern Min" 龔煌城、何大安編《中國境內語言與語言學論文集》第二輯 pp.398-405. 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Wang, H. Samuel "Nasality as an Autosegment in Taiwanese" 收入曹逢甫、蔡美慧編《台灣閩南語論文集》台北・文鶴出版社
- Wang, Shih-ping 1995.4 "Tone-Segment: Notes on Simplification" 收入曹逢甫、蔡美慧編《台灣閩南語論文集》台北・文鶴出版社